

故事一百種

火燒草料場

上海大眾書局印行



85
11
:



827.61
119.3
:64



火燒草料場

宋朝時候，東京城裏有個八十萬禁軍鎗棒教師姓林名冲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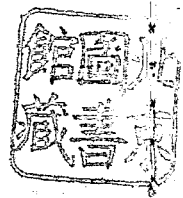


豹子頭林冲

被太尉高俅父子陷害，把他刺配到滄州守城。幸得當地一個柴大官人名進的，十分看顧，那守城管營便派他去看守天王堂。

自此林冲在天王堂內，安排食宿處，每日只是燒香掃地。不覺光陰早過了四五十日，那管營差撥得了賄賂，日柴大官人又使人來送冬衣與

火燒草料場



808395

他，那滿營內囚徒，亦得林冲救濟。

話不絮煩。時遇隆冬將近，忽一日，林冲已牌時分，偶出營前閒走。正行之間，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：「林教頭，如何却在這裏？」林冲回頭過來看時，見了那人，卻認得是李小二。當初在東京時，多得林冲照顧；後來不合偷了店主人家錢財，被捉住了，要送官司問罪，又得林冲主張陪話，救了他免送官司；又與他陪了些錢財，方得脫免；京中安不得身，又虧林冲發他盤纏，於路投奔人，不想今日卻在這裏撞見。

林冲道：「李小二哥，你如何也在這裏？」李小二便拜道：「自從得恩人救濟，齎發小人，一地裏投奔人不着；迤邐不想來到滄州，投託一個酒店主人姓王，留李小二在店中做夥計。因見小人勤

謹安排的好菜蔬，調和的好汁水，來喫的人都喝采，以此生意順當。主人家有個女兒，就招了小人做女婿。如今丈人丈母都死了，只剩得小人夫妻兩個，權在營前開了個茶酒店。因討錢過來遇見恩人。恩人不知爲何事在這裏？」林冲指着臉上道：「我因爲被高太尉，生事陷害，受了一場官司，刺配到這裏。如今叫管天王堂，未知久後如何。不想今日在此看見你。」

李小二就請林冲到家裏坐定，叫妻子出來拜了恩人。兩口兒歡喜道：「我夫婦二人正沒個親眷，今日得恩人到來，便是從天降下。」林冲道：「我是罪囚，恐怕玷辱你夫妻兩個。」李小二道：「誰不知恩人大名，休恁地說。但有衣服，便拿來家裏漿洗縫補。」當時款待林冲酒食，至夜送回天王堂，次日又來相請。因此

林冲得李小二家來往，不時間送湯送水來營裏與林冲喫。林冲因見他兩口兒恭敬孝順，常把些銀子與他做本錢。

且把閒話休題，只說正話：光陰迅速，却早冬來。林冲的綿衣褲襖，都是李小二老婆整治縫補。忽一日，李小二正在門前安排菜蔬下飯，只見一個人閃將進來，酒店裏坐下；隨後又一人閃進來。看時，前面那個人是軍官打扮，後面這個走卒模樣跟着，也來坐下。李小二進來問道：『可要喫酒？』只見那個人，拿出一兩銀子與李小二道：『且收放櫃上，取三四瓶好酒來。客到時，果品酒饌，只顧拿來，不必要問。』李小二道：『客人請甚客？』那人道：『煩你與我去營裏，請管營，差撥兩個來說話。問時，你只說「有個官人請說話，商議些事務，專等專等。」』

李小二應承了，來到牢城裏，先請了差撥，同到管營家裏，請了管營，都到酒店裏。只見那個官人和管營，差撥兩個見了面。管營道：「素不相識，請問官人高姓大名？」那人道：「有書在此，少刻便知。且取酒來。」李小二連忙開了酒，一面擺上菜蔬果品酒饌。那人叫討副勸盤來，把了盞，相讓坐了。小二獨自一個穿梭也似伏侍不暇。那跟來的人討了湯桶，自行燙酒。約計喫過數十杯，再添了好酒，擺放桌上。只見那人說道：「我自有僕人燙酒。不叫，你休來。我等自要說話。」

李小二應了，自來門首叫老婆道：「大姐，這兩個人來得不尷尬。」老婆道：「怎麼的不尷尬？」小二道：「這兩個人，語言聲音是東京人，初時又不認得管營，向後我送酒進去時，只聽得差

撥口裏，喊出一句「高太尉」三個字來。這人莫不與林教頭身上有些干礙？——我自前門理會，你且去闔子背後聽說甚麼。」老婆道：「你去營中尋林教頭來，認他一認。」李小二道：「你不曉得：林教頭是個性急的人，摸不着便要殺人放火！倘我叫得他來看，正是前日說的仇人陸虞候，他怎肯干休？做出事來，須連累了我和你。你只去聽一聽，再理會。」

老婆道：「說得是。」便進去聽了一個時辰，出來說道：「他那三四個交頭接耳說話，正不聽得說甚麼。只見那一個軍官模樣的，去僕人懷裏取出一帕子物事，遞與管營和差撥。帕子裏面的，莫不是金銀？只聽差撥口裏說道：『都在我身上。好歹要結果他性命！』」

正說之間，閣子裏叫『將湯』來！李小二急去裏面換湯時，看見管營手裏拿着一封書。小二換了湯，添些下飯，又喫了半個時辰，算過了酒錢，管營差撥先去了。次後那兩個低着頭也去了。轉背不多時，只見林冲走到了店裏來，說道：『小二哥，連日好買賣？』李小二慌忙道：『恩人請坐，小二却待正要尋恩人，有些要緊說話！』林冲問道：『甚麼要緊的事？』李小二請林冲到裏面坐下，說道：『却纔有個東京來的尷尬人，在我這裏請管營差撥，喫了半日酒。差撥口裏喊出『高太尉』三個字來，小二心下疑惑，又着老婆聽了一個時辰，他却交頭接耳，說話都聽不清。臨了只見差撥口裏應道：『都在我兩個身上。好歹要結果了他！』那兩個把一包金銀，遞與管營，差撥又喫一回酒，各自散了。不

知甚麼樣人？小人心疑，只怕在恩人身上有些妨礙？……」

林冲道：「那人生得甚麼模樣？」李小二道：「五短身材，白淨面皮，沒甚髭鬚，約有三十餘歲。那跟的也不長大，紫棠色面皮。」林冲聽了大驚道：「這三十歲的，正是陸虞候！那潑賤賊，敢來這裏害我！休要撞着我，只叫他骨肉爲泥！」李小二道：「只要提防他便了。豈不聞古人云：『喫飯防噎，走路防跌。』」

林冲大怒，離了李小二家，先去街上買把解腕尖刀，帶在身上，前街後巷，徧地裏去尋。李小二夫妻兩個，捏着兩把汗。當晚無事。林冲次日天明起來，洗漱罷，帶了刀，又去滄州城裏城外，小街夾巷，團團尋了一日。牢城營裏，都沒動靜。又來對李小二道：「今日又無事。」小二道：「恩人，只願如此。只是自放仔細便了。」林

冲自回天王堂，過了一夜。街上尋了三五日，不見消息，林冲也自心下懈了。

到第六日，只見管營叫喚林冲到點視廳上，說道：「你來這裏許多時，柴大官人面皮，不曾擡舉得你。此間東門外十五里，有一座大軍草料場，每月但是納草納料的，有些常例錢取覓，原是一個老軍看管。如今我擡舉你去，替那老軍來守天王堂，你在那裏尋幾貫盤纏。你可和差撥便去那裏交割。」林冲應道：「小人便去。」

當時離了營中，徑到李小二家，對他夫妻兩個說道：「今日管營撥我去大軍草料場管事，却如何？」李小二道：「這個差使，又好似天王堂那裏收草料時，有些常例錢鈔。往常不使錢時，不

能教這差使。」林冲道：「却不害我，倒與我好差使，正不知甚意？……」李小二道：「恩人休要疑心。只要沒事便好了。只是小人家離得遠了，過幾時有工夫來望恩人。」就在家裏安排幾杯酒，請林冲吃了。



話不絮煩。兩個相別了，林冲自到天王堂，取了包裹，帶了尖刀，拿了條花槍，與差撥一同辭了管營。兩個取路投草料場來。正是嚴冬天氣，彤雲密布，朔

風漸起；却早紛紛揚揚，捲下一天大雪來。林冲和差撥兩個在路上，又沒買酒吃處。早來到草料場外；看時，一週遭有些黃土牆，兩扇大門。推開看裏面時，七八間草屋做着倉廩；四下裏都是馬草堆；中間兩座草廳。到那廳裏，只見那老軍在裏面向火。差撥說道：『管營差這個林冲來替，你回天王堂看守，你可即便交割。』

老軍拿了鑰匙，引着林冲分付道：『倉廩內自有官司封記；這幾堆草，一堆堆都有數目。』老軍都點明了堆數，又引林冲到草廳上。老軍收拾行李，臨了說道：『火盆，鍋子，碗，碟，都借與你。』林冲道：『天王堂內，我也有在那裏，你要便拿了去。』老軍指壁上掛一個大葫蘆，說道：『你若買酒吃時，只出草場投東大路去二三里，便有酒家。』老軍自和差撥回營裏來。



只說林冲就牀上放了包裹被鋪，在爐上生些燄火起來。屋後有一堆柴炭，拿幾塊來，生在火爐裏。仰面看那草屋時，四下裏崩壞了；又被朔風吹撼，搖振得動。林冲道：『這屋如何過得一冬？待雪晴了，去城中喚個泥水匠來修理。』向了一回火，覺得身上寒冷；尋思：『却纔老軍所說，二里路外，

有那酒家，何不去沽些酒來吃？」便去包裹裏取些碎銀子，把花鎗挑了酒葫蘆，將火炭蓋了，取氈笠子戴上，拿了鑰匙出來，把草廳門拽上，出到大門首，把兩扇草場門反拽上鎖了，帶了鑰匙，信步投東，雪地裏踏着碎瓊亂玉，迤邐背着北風而行。

那雪正下得緊，行不上半里多路，看見一所古廟。林冲頂禮道：「神明庇祐，賜福與我林冲。」又行了一回，望見一簇人家。林冲住脚看時，見籬笆中挑着一個酒旗兒在露天裏。林冲逕到店裏，主人道：「客人，那裏來？」林冲道：「你可認得這個葫蘆兒？」主人看了道：「這葫蘆，是草料場老軍的。」林冲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店主道：「既是草料場看守大哥，且請少坐。天氣寒冷，且酌三杯，權當接風。」

店家切一盤熟牛肉，燙一壺熱酒，請林冲吃。又自買了些牛肉。又吃了數杯，就又買了一葫蘆酒，包了那兩塊牛肉，留下些碎銀子，把花鎗挑着酒葫蘆，懷內揣了牛肉，叫聲『相擾』，便出籬笆門，仍舊迎着朔風回來。看那雪，到晚越下得緊了！

再說林冲踏着那雪，迎着北風，飛也似奔到草場門口；開了鎖入內看時，只叫得苦。原來天理昭然，佑護善人義士！因這場大雪，救了林冲的性命；那兩間草廳，已被雪壓倒了。林冲尋思：『怎地好？……』放下花鎗，葫蘆，在雪裏，恐怕火盆內有火炭延燒起來，搬開破壁子，探半身向裏摸時，火盆內火種，都被雪水浸滅了。林冲把手牀上摸時，只拽得一條絮被。林冲鑽將出來，見天色黑了，尋思：『又沒打火處，怎生安排？……』想起離了這半里路上，

有個古廟，可以安身。『我且去那裏宿一夜，等到天明，却作理會。』把被捲了，花鎗挑着酒葫蘆，依舊把門拽上鎖了，望那廟裏來。進得廟門，再把門掩上。傍邊止有一塊大石頭，撥將過來靠了門。進得裏面看時，殿上塑着一尊金甲山神，兩邊一個判官，一個小鬼，側邊堆着一堆紙，團團看來又沒鄰舍，又無廟主。林冲把鎗和酒葫蘆放在紙堆上；將那條絮被放開；先取下氈笠子，把身上雪都抖了；把穿的白布衫脫將下來，早有五分溼了，和氈笠放在供桌上，把被扯來，蓋了半截下身；却把葫蘆冷酒提來，慢慢地吃，就將懷中牛肉下酒。

正吃時，只聽得外面必剝剝地爆響。林冲跳起身來，就壁縫裏看時，只見草料場裏火起，刮刮雜雜的燒着。當時林冲便拿



了花鎗，却待開門來救火，只聽外面有人說起話來。林冲就伏在門邊聽時，是三個人脚步響，直奔廟裏來，用手推門，却被石頭靠住了再也推不開。三人在廟簷下立着看火，數內一個道：「這一條計好麼？」一個應道：「端的虧管營，差撥，兩位用心；回到京師，稟過太尉，都保你二位做大官。」一個道：「林冲今番直吃我

們對付了！」又一個道：「太尉特使俺兩個央二位幹這件事，不

想而今完備了！』又一個道：『小人直爬入牆裏去，四下草堆上，點了十來個火把，待走那裏去！』那一個道：『這早晚燒個八分過了。』又聽得一個道：『便逃得性命時，燒了大軍草料場，也得個死罪！』又一個道：『我們回城裏去罷。』一個道：『再看一看，拾得他一兩塊骨頭，回京府裏見太尉和衙內時，也道我們是能會幹事。』

林冲聽那三個人時：一個是差撥，一個是陸虞候，一個是富安。自思道：『天可憐我林冲！若不是倒了草廳，我准定被這廝們燒死了！』輕輕把石頭掇開，挺着花鎗，左手拽開廟門，大喝一聲：『潑賊那裏去！』三個人都急要走時，驚得呆了，正走不動。林冲舉手，肱察的一鎗，先搠倒差撥。陸虞候叫聲：『饒命！』嚇的慌了，

手脚走不動。那富安走動到十來步，被林冲趕上，後心頭一鎗，又

擗倒了。翻身回來，陸虞

候却纔行得三四步。

林冲喝道：「奸

賊！你待那裏去！」劈胸

只一提，丟翻在雪地上。

把鎗擗在地裏，用腳踏

住胸脯，身邊取出那口

刀來，便去陸謙臉上擗

着，喝道：「潑賊！我自來

又和你無甚麼冤讎，你如何這等害我！正是殺人可恕，情理難容！



『陸虞候告道：『不干小人事；太尉差道，不敢不來。』林冲罵道：『奸賊！我與你自幼相交，今日倒來害我，怎不干你事！且吃我一刀！』把陸謙上身衣服扯開，把尖刀向心窩裏只一剜，將心肝提在手裏。回頭看時，差撥正爬將起來要走。

林冲按住喝道：『你這廝原來也恁的歹！且吃我一刀！』又早把頭割下來，挑在鎗上。回來把富安與陸謙頭都割下來，把尖刀插了，將三個人頭髮結做成一處，提入廟裏來，都擺在山神面前供桌上。再穿了白布衫，繫了搭膊，把氈笠子帶上，將葫蘆裏冷酒都吃盡了。被與葫蘆都丟了不要，提了鎗，便出廟門投東而去。

王人路編繪

小寶貝

全書八十四册每册定價一角(折七)

本書是一種不定期的兒童雜誌，最合四歲至八歲的兒童閱讀。內容有文藝詩歌故事常識等等，全以美麗活潑的圖畫編繪而成。內容豐富，趣味濃厚，文字淺顯，都用韻文，使兒童容易唱讀。不獨可做兒童日常的讀物，並且可以採作幼稚園的課本，亦極相宜。

上海大眾書局發行

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



7.61
9.3
54

